

莫剪衣 作品

小  
时光

LIWO

QIAN

QIAN

两小无猜  
久别重逢后  
多年暗恋成真

# 梨涡 浅浅

不可爱学霸少女  
与高颜值「学渣」的甜甜小时光

我是有多幸运，才能在那一堆错误答案里  
恰好遇到正确的你



# 梨涡浅浅

莫剪衣 作品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梨涡浅浅 / 莫剪衣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7. 11

ISBN 978-7-5511-0644-3

I. ①梨… II. ①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53955号

书 名: 梨涡浅浅

著 者: 莫剪衣

统筹策划: 张采鑫

特约编辑: 廖晓霞

责任编辑: 董 舸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封面设计: 刘 艳

内页设计: 米 籽

封面绘制: 陈叉子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9

字 数: 216千字

版 次: 2018年1月第1版

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0644-3

定 价: 32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# 目录

LIWO  
QIANQIAN

/001/ 楔子

/003/ 第一章

可是你从不回头

/020/ 第二章

长得君王带笑看

/041/ 第三章

没有回应就是拒绝

/056/ 第四章

就像有人真的被理解过一样

/077/ 第五章

人类的心脏真是奇妙的东西，  
它碎了一次，还能一次又一次  
地碎下去

/102/ 第六章

没有你在的地方，到了哪里  
都是异乡

/126/ 第七章

你喜欢我，你傻呀



# 目录

LIWO  
QIANQIAN

/150/ **第八章**

可以害怕，不能后退

/175/ **第九章**

愿你不劳而获，愿你失而复得

/208/ **第十章**

这次可以做最后一名

/236/ **第十一章**

反正我是在浪费生命，我想和你一起浪费

/265/ **第十二章**

闭上眼，失去的一切又回来了



## 楔子

/XIEZI/

白昼正在谢幕。

卓锦森的长发在暮色的阳光里迷离地泛着金黄色，她将手里抱着的小纸箱放到谢沐手里，好看的眼睛凝视了谢沐一会儿，最终，她什么也没说。

“再见。”谢沐木然地冲她点了下头，箱子有些沉。卓锦森高挑的背影伴着斜晖消失在小楼内的一片阴影里。

谢沐正要转身离去，一个小本子从箱子里掉了下来。大概锦森以为这么旧的廉价笔记本也是她的旧物，就直接连同杂物一起还给了她吧。况且这上面，还有她旧时的日记，她以为这个本子早就丢了。

她把箱子放在脚边，就这么站着翻了起来。纸张已经旧得泛黄，上面用圆珠笔书写的端正字体看起来还有些幼稚，被岁月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变成一种梦幻般的浅蓝色，她就这么一段段看着里头的字句，

不由得笑了起来。

翻到后面，她忽然看到本该空白的部分被一种纤长的字体填满。

她知道这是谁的笔迹，顿时有些发愣。

黑色碳素笔的漂亮字体每天都重复着乏味的日常记录——我今天认识了××，我和××约好了十九号陪他去面试……今天第一次拍电影，要感谢导演……今天杀青，小风对我很好，记得给他送礼物……

她一页页地、飞快地翻着，后来这些俏皮简短的文字统统变成了一句话——

“给锦森打电话，然后听她的话。”

谢沐的心里涌上一股无名的酸楚，她急忙翻到最后。

最后三页是重复的内容。

谢沐定定地站着，身侧瑰丽的夕阳最后留给尘世一个染血的背影，开始沉默地带走光和热。不过没关系，第二天早晨，它依旧会朝气蓬勃地升起，它会和从前一样美好，而且是崭新的。

早秋的第一片枯叶飘离枝头，落到地面上，悄无声息，秋风已起。夜色开始笼罩大地，它永恒而冷酷，从不问世人归处。

白昼已经谢幕。



## 第一章

/DIYIZHANG/

可是你从不回头

[01]

如果谢沐知道那张照片会在学校橱窗里贴上三年，拍的时候她一定不会看白昼一眼。

天空湛蓝，云朵洁白，梧桐叶绿得清新透亮，在早秋的阳光下，所有人的脸似乎都微微泛着温暖的光。除了谢沐。

她冷着脸仔细看着橱窗里贴着的名册表，周围的人叽叽喳喳，有的欢呼，有的看了一眼就走，而她只是站在这儿一动不动。

戴笑扑上来抱住她：“我们都在二班哎。”

谢沐非常敷衍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戴笑立马察觉到了她的不高兴，小心地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谢沐抬眼看了看戴笑，戴笑的脸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一双含情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这个漂亮的人儿此刻正小心翼翼地瞅着她，像一



只讨好的小动物。她忍不住笑了：“没事啦。”

“对嘛，我就说。”戴笑一把揽过谢沐，“重点班有什么好的，我们吃冰去。”

谢沐最后再看了一眼那张表，许成的名字和邢陆楠挨得很近。

怎么不好，她在心里说。

他们三个从初中起就是竞争对手，也是一起补习一起做题的朋友。中考时他们两个发挥稳定，而她却考到了二十名开外。谢沐还想着至少能分进重点班，结果这一张纸把她的满心期待浇了下去。县城就这么大，她认识的学霸也就那么多。

“先不吃，等会儿还要拍照领校服。”她们两个拉着手穿过前厅，路上不断有人看她们，她知道，这些人看的是戴笑。

路过办公室时，谢沐在门口瞥到了许成和邢陆楠，她没好意思多看，低头拉着戴笑就走，她实在怕他们俩问“谢沐，你在哪个班呀”。

初中的时候，他们三个轮流考过第一，但其实她得第一名的次数还要多一点儿。

排队拍照的时候，戴笑在谢沐前头，在单调的蓝色背景下笑得顾盼生辉，眼角眉梢都是笑意。她还涂了一点儿口红，这张照片一定赏心悦目，贴在学生证上，谁也看不出她的名次是207。

轮到谢沐了，她的脸还有些沉闷，看上去死气沉沉，虽然也不能说不好看，可是一脸苦大仇深，大概没人会想再多看一眼。拍照大叔估计受不了如此大的反差，“啧”了一声：“姑娘你精神点儿看镜头。”

谢沐叹了口气，看向一旁的戴笑，意思是：你看我如此舍身衬托你的美貌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她看到排在她后面的那个男生，突然冲她做了个鬼脸。他的面部表情非常有张力，拍照大叔捕捉瞬间的能力也十分高超，于是“咔嚓”一声，这张照片印上了谢沐那一瞬间惊讶的脸——她双眼微瞪，嘴巴微张，仔细看还能看出几分似笑非笑来。

谢沐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就听拍照大叔说：“好了，下一个。”

啊？谢沐看看拍照大叔又看看那个笑得一脸不怀好意的男生，蒙了一下。那个男生还十分自来熟，呵呵笑着：“不用客气。”

戴笑拉过谢沐的手，瞪了男生一眼：“白昼，你有毛病吧！”

对方立马认错：“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到我了，到我了。”

戴笑意犹未尽地冲他翻了个白眼，拉着谢沐走了。

“那人谁呀？”其实谢沐刚才听到了他的名字，她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这人什么来头？

戴笑不愧是她多年死党，当即就准确地判断出了这句话的重点，简明扼要地给出了一个正确答案：“一个傻×。”

谢沐对这个回复深表赞同：“嗯，我们吃冰去。”

两个人穿过校门口一条长长的街，坐在时光奶茶店喝冻柠七，谢沐付了两杯的账，看着对面的戴笑正戳着杯子里的冰块，这个俏皮的小动作都让她觉得好看。她们认识快七年了，她还是时常被戴笑的美惊到。

“你看看你，长得多省钱。”谢沐做出愤然的样子，“这眼睛、这鼻子、这嘴，你自己说省了多少钱。”

戴笑“唉”了一声自嘲：“没办法呀，全靠进化，我穷嘛。”

谢沐知道自己说错话了，赶紧转移话题：“别自恋了你，全靠我舍己为人，舍命衬托你。”

“好好好，你最美。”戴笑说，“看见校门口停的警车了没？来抓你回宫的，娘娘。”

谢沐哈哈大笑，她们都知道那是许成爸爸的车，两人打趣了一阵，喝完了汽水，顺路走回家。

她们住的地方算是划分给老师们的楼区，离高中部不远，小时候经常发生和各科老师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尴尬场面。好在经过多年历练，两个人的脸皮已经进化得十分厚了，面对迎面走来的初中历史老师，都能面带笑容：“王老师好。”

“考得怎么样啊？”

两人呵呵一笑：“挺好，挺好。”

于是两人一路过关斩将，顺利抵达楼下，戴笑在三号楼，谢沐在二号楼，不得不分手了。

戴笑似乎十分不舍：“你保重。”

谢沐做泫然欲泣状：“我尽力。”

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谢沐小声开门换鞋。

“回来啦，”谢妈妈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，“吃饭吧，你爸去市里开会了。”

“嗯。”谢沐坐在饭桌前，双手接过妈妈递过来的碗，有些心虚地夹菜。酝酿了半天，她才小声说，“我在二班。”

谢妈妈给她夹了个鸡腿：“知道了，高二分文理的时候不是会调整吗，还有机会。”

“嗯嗯嗯，”谢沐赶紧点头，“到时候一定进一班或五班。”

“刚才在厨房看见戴笑了，她考上了？”

“考上了。”

“小姑娘也挺不容易，还得照顾奶奶，不是谁都像你有这么好的条件，”谢妈妈慢条斯理地说，“有空叫她来家里吃饭。”

谢沐松了一口气：“好呀。”

她父亲在某企业工作，母亲则是初中老师。上了高中，意味着她不会在办公室再看到妈妈。

她对分到哪个班其实没有那么看重，只是很怕父母失望。何况戴笑还和她一个班呢。

然后她突然想到，是按照班级顺序拍照的，前面的戴笑和她一个班，那后头的白昼也是和她一个班的。

谢沐咽下鸡腿，坚定地说：“我一定努力。”

[02]

谢沐没想到，没多久，“我一定努力”这句话就以一个三百六十度回旋踢的姿势飞快地糊在了她脸上。

9月1号，正式开学，谢沐和戴笑（准确地说是她拖着戴笑）早早到了一楼教室看自己的座位，黑板上按顺序写了他们的学号后两位（谢沐对不是写的名次这事十分庆幸）。教室不大，透着一股清晨校园里冷冷的草木气味。

戴笑眼尖：“你在靠窗第四排，我在……”她四下望了一下，纤长的手指一点墙边的第一排，然后一脸崩溃，“发生了什么……”

谢沐的黑眼仁都要翻到后脑勺儿了：“我在第四排……”

作为从没坐过前几排的人来说，此刻她们对自己的高中生活，不知该说些什么了……

“什么情况啊，我妈说二班是新班主任带，新班主任厉害了。”

谢沐叹了一口气，和戴笑分别入座放书，新课本的油墨味儿很重。

戴笑面带惨笑，一本一本地从书包里拿出各种颜色的言情小说，放进了桌洞里：“造孽。”她又看了看挂在那儿的冷冰冰的黑板，眼睛一亮，“哎，林英在我外边，她能挡挡我。”

两人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了林姑娘那硕大的身躯和滚圆的脸蛋儿，非常默契地笑了。

“那我呢？那我呢？”谢沐对戴笑的记忆力十分羡慕，“十八号是谁？”

戴笑想了一下：“十八号是那个傻×。”

谢沐险些栽倒在课桌上：“我记住游韬这个人了。”

游韬，二班班主任是也。大学毕业第一年就来了这个班挑大梁，这个文质彬彬的名字没能有幸在二班三十八个同学嘴里叫上一遍，就凄惨地被另一个名字代替了，而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此刻正在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，然后停在学校门口那条笔直的长道上。两旁的梧桐树笔直而繁茂，光的影子被树叶切碎纷纷扬扬地掉下来，落在他的脸上。

“老白，怎么不快点儿？要迟到了！”一个精瘦的男生风风火火骑着车，大惊小怪地刹车停在他身边，“天啦！又红灯？”

“五分钟爬也爬到了，”白昼的两条腿支在地上，伸了个懒腰，“猴子就是猴子，上蹿下跳。”

被白昼称作猴子的男生一脸着急：“你不知道，我们班主任是昊哥！开学第一天若迟到，他非撕了我。”

白昼看他一脸抓耳挠腮的样子，觉得有趣：“哪个昊哥？日天昊那个昊哥？”

“可不是嘛。”

十字路口的红灯闪了闪，绿灯慢悠悠地亮了，白昼做了一个你先请的手势，目送着猴子以一个令人费解的速度，一骑绝尘而去。

白昼到的时候升旗仪式刚刚开始，他对门卫大爷说他昨天晚上发烧了，今天吊了水也要来上课，门卫大爷居然十分感动地给他开了门。

学校建在县城东南角的一个小丘陵脚下，绿化很好，空气清新。大门正对的一个小广场就是升旗讲话的地方，大门的地势比广场要略高一些，站在十几层台阶上的白昼一眼就瞅见了正慷慨激昂讲着话的秦昊，心想真不愧是乌湖高中一哥。他飞快地张望了一下，在乌泱泱的人群里准确地找到了直打哈欠的戴笑，三两步从队伍后面溜过去，站在自己班的最后一排。

讲话半天才结束，昊哥似乎还没有尽兴，很不情愿地宣布仪式结束，欢迎新同学入学。

皆大欢喜，各班级往教室里走。

谢沐在旁边一班的队伍里没看见许成，一肚子困惑。

待同学们都在教室里坐好了，戴笑隔着差不多一个教室的距离看到了谢沐正不爽地翻着课本，刚想写张字条问一下，门口就吹过一阵凉风。

白昼和游韬一前一后，一高一矮，一瘦一胖，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。

白昼这个人长得很讨喜，眼睛大而有神，却又不是戴笑那种水汪汪的大眼睛。他鼻子笔挺，整个人阳光干净，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。唯一不足的就是他个子不是很高，还留着一个乱糟糟的刺猬头。不过正所谓瑕不掩瑜，况且还有游韬在极力衬托他。此刻二班的十七个女生，有十六个都在抬头看着他们。只有谢沐没有，她正在低头背第一课的诗词。

“嘿，”白昼坐下向她打了个招呼，“你叫什么？”

谢沐背诗词正背得入神，十分敷衍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白昼看她十分专注的神情觉得好笑，瞄了瞄她的笔记本：“哈，你叫谢三木。”

谢沐：“……”

后来谢沐才知道，白昼这个人有一种奇怪的能力，他明明能准确地记住所有人的名字，却特别喜欢给人起一些“画风各异”的外号。而他的这个能力，她几分钟以后就见识到了。

讲台上，朝气蓬勃的游韬正在做自我介绍，一张圆脸和小眼睛都发着光。谢沐觉得他一定是从某个终年飘着大雪的地方来的，因为她记得初中的生物老师给她讲过一个伯格曼法则，同一个物种在越寒冷的地方，外形就越接近球形。

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，游韬即兴背了一整首《长恨歌》以后，笑眯眯地收尾：“同学们好，我叫游韬。”

白昼的声音紧跟着他的：“油条？”

在寂静的几秒钟里，谢沐的脑海中飞过诸如“我不要认识这个人，我要好好学习考到一班”之类的念头。

自此，乌湖高中除了秦日天的昊哥和五班的李师太，另一个名字慢慢流传开来。反正这个老师年轻好说话，混熟了以后，二班的同学叫他“油条哥”时他也能面不改色，仿佛一个慈祥和蔼、面带微笑的弥勒佛。

[03]

谢沐记得自己不久前才信誓旦旦地对妈妈说过“我一定努力”，只不过突然听闻许成转去了市里的重点高中，中午不可避免地想了一通

没有睡好，下午上第一节课时阳光又异常热情，阳光透过谢沐旁边的玻璃窗，似一只肥头大耳圆滚滚的大老虎正懒洋洋地趴在谢沐的背上，她与这只老虎抗争了几下，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……

下午两点十五分，如果从天花板上俯视，就能看到这样的景象。

北边靠墙的第一排，林英正偷偷地吃一包薯片，窝在她里边的戴笑倚在冰冰的墙上，斜眼看着桌洞里摊开的一本小说。中间前两排的人以不知何种精神和毅力正试图盯着黑板，而后面东倒西歪“阵亡”了一大片。而南边靠窗的一整片，都笼罩在太阳分外热情的光芒下。

风扇昏昏沉沉地转着，整间教室温暖明亮又安静无比，只剩下嗓音细细软软的吴薇薇老师讲公式的声音。

因为对着阳光睡刺眼，白昼想换个姿势，一睁眼就看见一旁的谢沐正小心地趴在桌子上睡觉，从这个不甘的神情可以看出她曾经纠结了一阵，但最后还是睡着了。阳光亮晶晶地藏在她短短的头发里。

他就这么看了一会儿，觉得三木像一只愤怒入睡的兔子。他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她背诗词的模样，忍不住想这个人怎么这么爱看课本啊，课本能有他好看？于是他姿势也没换，就这么迎着阳光眯着眼，眼睛一阵刺痛，却又不想转开。

两点三十分，靠窗最后一排的陈文以一眼就能瞥见后窗的优越地理位置，在第一时间看到了昊哥，立刻把手机扔进桌洞并飞快地咳了一声。

教室里顿时响起一阵细微的声音，你推我，我叫你，大家虽然还不熟，但在学分面前都是同一条战线上的亲人。不过一秒钟，所有人都坐直了。

谢沐也慌忙坐好假装认真看着黑板，等着后门查课的昊哥走过去。

她的心里一阵脏话飞过，既不想对白昼报以一个感激的微笑，又



很不想承认自己上课时睡着了。她想，不如就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吧。

白昼又趴下了：“不用客气。”

谢沐低头飞快地抄起了笔记，简短地回复他：“没客气。”

“我居然在课堂上睡着了！”谢沐和戴笑一人捧着一罐冰可乐走在放学路上，前者一脸难以置信，“我怎么会睡着呢？！”

戴笑咽下最后一口可乐，舒服地打了个嗝儿：“你都说了八百遍了三木。”

谢沐又想了想，愤然道：“一定是太阳晒的，在那儿一坐不困都难，‘油条’排的这什么座啊！”

“对，都是他的错，夏天最讨厌了。”戴笑漫不经心地踢着路上的小石子。

谢沐知道这句话的意思，把手里没喝两口的可乐递给戴笑：“我气炸了喝不下，你喝。”

戴笑一点儿也不嫌弃，接过就喝，路灯的光落进她的大眼睛里，她穿着旧长衬衫，披散着头发喝可乐的样子像是少女电影里的主角。

在那部电影里，天空恒久湛蓝，没有兜头浇下的瓢泼大雨，女孩儿睁着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，干净的白衬衫和漆黑的长发，纤长的手指按在黑白的钢琴键上，她一回头，就能看到英俊的男主角正冲她笑。

可惜现实不是电影，谢沐虽然也和戴笑一起偷偷读过戴笑收到的奇怪情书，她们一起走过的地方也回头率十足，可她们知道，这些人会和那些抄着长诗的薄薄纸张一样，在她们的人生中惊鸿一瞥，不会驻足。

她们不知道的是，第一个停下来，不是白马王子，而是一只猴子。